

《一千零一夜》概况

席斯颖

文学院 对外汉语

2012213568

《一千零一夜》（阿拉伯语：كتاب ألف ليلة وليلة，波斯语：هزار و یک شب，又称《天方夜谭》，“天方”是麦加旧译名，是从前中国对阿拉伯的称呼）是一部源于东方口头文学传统、于9世纪左右以阿拉伯文成书的故事集。

《一千零一夜》成书后一直在阿拉伯地区流传，但只是普通的民间文学，不太受到重视，到18世纪初传到西方，却大受欢迎，历久不衰，影响了西方的文学创作，塑造了西方人心目中阿拉伯世界的形象。这部作品在20世纪初经西方传到中国。

《一千零一夜》在世界上翻译及发行量仅次于《圣经》。

1、作者

它没有具体的作者，相传古时候，在古阿拉伯的海岛上，有一个**萨桑王国**，国王名叫山努亚。有一天，**山努亚**和他的弟弟**萨曼**来到一片紧邻大海的草原，当他们正在一棵树下休息时，突然海中间冒起一个黑色的水柱，一个女郎来到了他们身边，并告诉他们天下所有的妇女都是不可信赖、不可信任的。

国王山努亚和弟弟萨曼回到萨桑王国后，发现王后行为不端，他们便杀死王后。从此，山努亚深深地厌恶妇女便又杀死宫女，他存心报复，又开始每天娶一个女子来过一夜，次日便杀掉再娶，完全变成了一个暴君。这样年复一年，持续了三个年头，杀掉了一千多个女子。

宰相的大女儿**山鲁佐德**，对父亲说她要嫁给国王，她要试图拯救千千万万的女子。山鲁佐德进宫后每天晚上都给国王讲一个故事，但是她却每天晚上讲，而且只讲开头和中间，不讲结尾。国王为了听故事的结尾，就把杀山鲁佐德的日期延迟了一天又一天。就这样，山鲁佐德每天讲一个故事，她的故事无穷无尽，一个比一个精彩，一直讲到第一千零一夜，终于感动了国王。山努亚说：“凭安拉的名义起誓，我决心不杀你了，你的故事让我感动。我将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，永远保存。”于是，便有了《一千零一夜》这本书。

这本书其实并不是哪一位作家的作品，它是中近东地区广大市井艺人和文人学士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收集、提炼和加工而成的，是这个地区广大阿拉伯人民、波斯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。

2、起源

印度起源的可能性

有的学者认为印度是故事集的最终起源地。故事集使用了许多梵文文学手法，如框架故事和动物寓言。印度民间传说中的动物故事在《一千零一夜》中具有代表性。《五卷书》和Baital Pachisi的影响是特别显著的。《本生经》是547部佛经的集合，其中大多是道德方面的故事。《公牛与驴子的故事》与《商人和妻子的故事》之间有相互关联，在《本生经》和《一千零一夜》中都有存在。

3、书名的来源

《一千零一夜》的书名和骨干，来自一部名为《赫扎尔—艾福萨那》（或称《千个故事》）的波斯故事集，这部书在早于10世纪已译成阿拉伯文，成为《一千零一夜》的雏型，马苏第在他的名著《黄金草原》，书商伊本·纳迪姆在他的《索引书》中已有提及。

现存的阿拉伯文手稿分为两批，一批在叙利亚产生，一批在埃及产生。最古老的《一千零一夜》手稿（不计残篇），是成稿于14世纪的叙利亚本，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。

有学者认为两批手稿来自同一个已散失的母本，叙利亚手稿因为在内容与风格上的统一，实为“善本”，而埃及手稿的编者随意修改、增订原来的母本，虽然故事增多了（包括《辛巴历险记》），但引起了风格上的歧异，不足为训；然而，也有学者认为两批手稿未必同源，埃及手稿可能来自更古老的手稿，不应贸然将叙利亚手稿推为善本。

4、出版与翻译

第一个印刷版本的《一千零一夜》，并非阿拉伯文，而是法国东方学家、古物学家加朗于1704至1717年间出版的法文译本。加朗的版本依据的主要是叙利亚手稿，但他自由地删改原文，以配合当时的文学口味与道德尺度。加朗的版本一纸风行，欧洲各国的出版商纷纷据此转译、改写，推出各种语言的《一千零一夜》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阿拉丁与神灯》与《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》这两个有名的故事，首次出现在加朗的译本中，在叙利亚手稿或任何别的手稿中都没有这两个故事。据加朗说，〈阿拉丁〉与〈阿里巴巴〉是由一个阿拉伯基督徒口授，再由他笔录的。加朗的版本问世后，两度有人声称发现《阿拉丁》的手稿，但经过检验，证实都是从加朗的法文“反译”回阿拉伯文的赝品

首个阿拉伯文版本的《一千零一夜》，于**1814、1818年**在加尔各答发行，全两册，由当地的威廉堡学院（Fort William College）出版，编者是该学院一名阿拉伯文教授，他以叙利亚手稿为底本，并自行添加了一些新故事。

1824年，第二个版本在布雷斯劳（Breslau），即现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（Wrocław）发行，全12册，出版经年，直至1843年才出全，这个版本的文本来源是叙利亚手稿与一分近代的埃及手稿。该分埃及手稿包含大量近代材料，虽然凑足了一千零一夜，但风格参差不齐，跟最古的十四世纪叙利亚手稿相去甚远。

正是根据这分“足本”手稿，**1835年**有人在埃及城市**布拉克（Bulaq）**出版了**第三个版本的《一千零一夜》**。

1839至1842年，再有人根据该分埃及手稿的一个抄本，并参照之前的加尔各答本、布雷斯劳本，在加尔各答出版了**第四个版本的《一千零一夜》**，通常称为“第二加尔各答本”。

由于“布拉克本”和“第二加尔各答本”所收的故事最多，百多年来各地的翻译者多以这两版本作为翻译的文本。**19世纪**较为名的西方译本，要数英国探险家、翻译家伯顿爵士（Sir Richard Francis Burton）的16册“全译本”（A Plain and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e Arabian Nights' Entertainments, Now Entitled The Book of The Thousand Nights and a Night），这个译本包括大量以至过量的情欲描写，跟同时代的保守版本大为不同。伯顿的译笔夸张，爱用古词兼自铸伟词，字里行间极力营造异国情调。评论家几乎众口一辞，将伯顿译本评为不忍卒读，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对伯顿本另眼相看，加以赞赏[12]。

在象征派诗歌鼻祖马拉美（Stéphane Mallarmé）的鼓励下，生于开罗的法国医生兼文人马尔迪鲁斯（Joseph Charles Mardrus）重译了《一千零一夜》，于1898至1904年间出版，这个版本收录的故事比加朗的多得多，而且保留了所有情欲的描写，以“足本”、“原味本”自居，得到同代文人如安德烈·纪德的大力推崇。然而，后世论者指出，马尔迪鲁斯不只随意删改原文，而且他的阿拉伯文水准压根就不行，错译、死译的地方比比皆是[13]。

1984年，哈佛的阿拉伯文教授马哈迪（Muhsin Mahdi），将上述的14世纪叙利亚手稿校定出版（*Alf Layla wa Layla*, Leiden），为求尽忠于原稿，甚至不加标点与变音符号。1990年，巴格达出生的哈达维（Husain Haddawy）根据这个“古本”译出新的英文本；2001年，法国的卡瓦姆（René R Khawam）根据藏在巴黎的叙利亚手稿，译出全新的四册本；2004年，德国的奥特（Claudia Ott）也根据马哈迪的版本译出了新的《一千零一夜》。《一千零一夜》在中国

1900年，周桂笙在《新庵谐译》卷一中初次译介了《一千零一夜》，由故事的缘起直至〈渔翁的故事〉。1904年，周作人以笔名“萍云女士”在《女子世界》上发表了《侠女奴》，即〈阿里巴巴〉的故事，后来印成单行本。据他自己说：“《天方夜谭》里的《亚利巴巴与四十个强盗》是世界上有名的故事，我看了觉得很有趣味，陆续把他译了出来，——当然是用古文而且带着许多误译与删节。”[14]这是周作人翻译的第一篇外国文学作品，但此书之后未有重印，也未有收入他的自编文集。1906年，商务印书馆出版奚若的四卷译本，后被收入《万有文库》，跟周桂笙、周作人的版本一样，转译自英文，用的是文言文。

首个从阿拉伯文将《一千零一夜》翻成汉语的，是回族学者纳训。1957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纳训重新翻译的《一千零一夜》三卷本，1982年再推出六卷本。据纳训自己所说，他“有意从阿拉伯原文翻译《一千零一夜》，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当时共译了六个分册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五册，但所得稿酬还不够买一次公共汽车票。”[15]1998年，李唯中根据“布拉克本”推出了新译本，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为目前含故事最多的中译本，其后在台湾推出了繁体字版。纳训与李唯中的译本经常成为盗版的对象。有关《一千零一夜》汉译的详细情况，可参阅盖双（2000）。

5、包孕体/框型结构

整本故事以包孕体出现，讲述了山鲁亚尔（波斯语：شهریار，意为“国王”或“统治者”）和他的妻子山鲁佐德（波斯语：شهرزاد，可能意为“高贵的后裔”）之间诉说的故事，而连环包孕手法在故事集中常常被使用。有的故事是单独的，有的则构架在另一个故事之上。就整本故事来说，有的包含几百个夜晚的故事，有的则超过了1,001这个数目。